

梓潼宝卷

——下册·三元救父

春游芳草地,夏赏绿荷池。秋饮黄花酒,冬吟白雪诗。——圣谕

唐伯虎春游芳草地,蔡伯喈夏赏绿荷池。

杨贵妃秋饮黄花酒,孟姜女冬吟白雪诗。

一文讲过二文来,前文讲过后文开。

前文讲过添福寿,开开后文免三灾。

昔日如来金口言,提起宝卷又接连。上册里面,经论品文,书论篇章,《梓潼宝卷》不过讲到陈梓春龙宫招亲,此也不必重论,下文单提何来?

仍然提起梓潼卷,交头接尾往前行。

好似久旱逢甘雨,春宵一刻值千金。

光阴似箭容易过,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
看看不觉五天整,姻缘一满要离分。

陈梓春说:“贤妻呀!我离家已经五天,父母来家一定很心焦,我要家去了。

先生望我将书读,父母望我转家门。

等到明年寒食节,再来陪伴众夫人。”

三位公主说:“相公呀!你果晓得这是底高地方?”“哎呀,大不了是你格家呢。”公主说:“恩夫,你倒拿窗子推开来望望看。”

梓春推开楼窗看,平空跌倒地埃尘。

不好了!

波浪滔滔东洋海,浪头子渥得层上层。

罢了啊!

“我今一死也便罢,父母双亲靠何人。”

父母双亲哎!人家说养儿防老,积谷防饥,谁知我身落东洋大海,不得回家,怎生是好哩?父母双亲!

十月怀胎空带我,三年乳哺枉费心。

孩儿不能尽孝义,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

三位公主说:“相公哎!不必啼哭!你真正要回家去,我送你犀牛角三分,这东西可以分水格。”

三寸三分犀牛角,水分两路往前行。

前面一条阳关道,梓春一见喜十分。

多谢贤妻来助我,永生永世不忘恩。

陈梓春拜别了岳父、岳母,同三位公主一一告别。三位公主说:“相公呀!

一夜夫妻百夜恩,五宿夫妻海能深。

今朝等你回家转，不要做忘恩负义人。
早晏总要回宫转，不可丢落结发情。”
公主见夫留不住，忍痛含泪送夫君。
夫妻来到三岔路，各自分别转家门。
流泪眼送流泪眼，断肠人送断肠人。
梓春辞别三公主，公主啼哭转宫门。

且说太白金星早已得知，他又变作五天之前格模样，站在三岔路口等候梓春。二人一见面，哎呀，“陈年弟呀！你上哪去格？干多天数，我等你等了心焦不过。”陈梓春说：“李世兄哎，

你又做死人又做鬼，又做挑丝解结人。
是你带我去看灯，也是你送我转家门。”

李梓春说：“陈年弟呀！人家说做媒人，成不成，且先弄个四大盆。来六碗，去六碗，三六要吃十八碗。做一个媒人，要吃七十二顿半，顺便头脑还不算！我帮你做了三个媒人，汤水点子总不曾要你家一口，到还推板你来。”

二人谈谈说说朝前走，聚贤村到面前呈。
太白金星腾云去，陈梓春独自转家门。
梓春一路转回程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想起此事真奇怪，不敢禀告二双亲。

梓春来到高厅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有礼拜见！陈百万说：“孩儿呀！人家看灯，当夜就家来格，你家伙相上五天哎！还有四名安童呢？”梓春说：“父母双亲哎！不要提哦！当天晚上到孔庙门口，人彼来多，再加一阵风，灯总吹熄得，人就轧散了，我还以为四名安童先家来了！我回头遇到一位李世兄，他约我到他家去做文章格，所以耽搁得天数。”陈百万说：“孩儿哎！安童跑啦得，不要紧格，再买两个就是得，只要我儿能够家来，这就谢天谢地，靠了祖上福气。孩儿呀！你不家来，我们——

天天望到黄昏后，夜夜思念到五更。
头哽磕了多多少，香喷烧了许许多多。
只要孩儿转家门，大香大烛谢神明。

孩儿呀，赶紧到书房里读书去吧！”

梓春来到书房门，拜见先生老大人。
端身正坐将书读，依然还做念书人。
不表梓春读书事，再表太白老星君。

太白金星来到御宰台前，启奏玉主，陈梓春被我引进龙宫，招为驸马，五宿姻缘已过。玉主吩咐，派三元星君下凡，到龙宫投胎出世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生老母下凡尘。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龙宫里面送子孙。
星君仍归天宫去，公主有孕在其身。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瓜熟蒂落要分身。

仙人临凡，一点不难，大公主到正月十五，半夜子时，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宫中生下小姣生。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红绡包裹紧腾腾。

老龙王一见，欢喜不过，取名叫上元。不知不觉到七月十五半夜子时，二公主又生下一子，龙王见爱，取名叫中元。到了十月十五，半夜子时，三公主也生下一子，龙王喜之不尽，

取名叫下元。

三元星君下凡尘，好年好月好时辰。
生来仙风并道骨，慢慢等他长成人。
三元本是天宫星，出世晓得办前程。
哭声如同鸛哥叫，笑起来好似凤凰声。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晓夜行。
三元长到七岁整，龙王替他们请先生。
三元本是天宫星，读起书来更聪明。
教到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
三元读书甚聪明，先生做个领路人。

那一天，先生到龙凤阁去做文章会，知会一众小朋友蹲书房里好好温习功课，不好惹厌。哪晓先生一走学生满到八处躲。“我们来做躲躲寻寻吧！”龟鳖丞相家有个儿子说：“躲躲寻寻没意思，我们来做皇帝，坐金銮殿。”三元说：“不好！没福气格人，坐了上头，头要发疼呱！回头要跌下来格！”“不要说卵话，只要坐稳了，你等到我来坐！”这遭弄台子磊台子，磊到屋望，最上头摆张椅子。龟鳖丞相家格儿子，像赛猴孙爬树，连爬自爬，爬到顶上，对上头一坐，说：“三元听旨，寡人封你们：上元为红笔司也，中元为黑笔司也，下元人最小，又会吵，只好做拖板子喝道格。”三元一听，不服气，“你到想做皇帝啦！弄你做不成！”弟兄三个，背住台子一摇，龟鳖丞相家儿子，一个跟头，走上头栽到底，嘴磕豁得，鼻子塌得，鲜血直流。

鲜血淌来紫血流，做皇帝做到这个祸场头。

龟鳖丞相家格儿子说：“你们不要起劲，我家来告诉先生。”三元说：“我们不怕！我们只要说：‘先生哎，你不过做个先生，他还会做皇帝哩，你果有他大哎，你还要对他磕头哩！’”龟鳖丞相家儿子一听，不好！不能告诉先生，回头要挨打手心格。要想打他们吧，他家弟兄三个，又打不过他们，只得开口就骂：

“你们是高山栽花飞来种，浪头子卷来格余来生。
你们是有娘无爹种，还要在此欺别人。”
三元听见这一声，默默无言不做声。
不蹲书房将书读，回到家中要父亲。

弟兄三个回到龙宫，来到母亲面前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母亲在上，孩儿有话请问，“亲娘啊，

自古有天总有地，从来有树就有根。
别人总有双父母，我们有母少父亲。”
公主听见这一声，二目抛珠泪纷纷。
“孩儿啊，你到思量生身父，我们怎忘丈夫身。
你父不是别一个，灵台县里陈梓春。
光明皇皇改国号，十三省里闹花灯。
太白金星为媒证，把你父带到龙宫门。
招在龙宫五宿整，生下弟兄三个人。
你父回家八年整，音讯不通到如今。
可惜你们年纪轻，不能寻访你父亲。”

三元说：“亲娘哎！我们不读书了，情愿到哪里深山学道，将来学到法术随身，就好寻访父亲格！亲娘啊！我们——

不愿再把诗书读，情愿出家办修行。”

老龙王一听，心中欢喜，你们既然想到深山修道，我来送你们去。

龙王将三个外甥一齐送到云台仙山。

公甥四个出宫门，海水分开往前行。

路上行程不必表，云台山到面前呈。

三元来到云台山，见此真山活水，乃是仙居圣境，故作四句偈文。

我们来到云台山，一步挨步往上跚。

有本事蹒到山顶上，不成果不下山。

老龙王带领三元一直来到山顶，参见虚无老祖，投奔老祖名下，修行学法。三元当即跪到尘埃，罚下洪誓大愿！“师父哦！
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下次不开酒和荤。

倘然再吃荤和酒，永堕三途地狱门。”

不表三元修办道，再表皇皇坐龙廷。

逍遥皇端坐龙廷，说：“众爱卿，我寡人朝中，武多文少，怎生是好？”六部朝臣说：“万岁，今逢大比之年，广开南选，选拔忠良文臣，帮皇定国。”万岁一听忙召书仪官上殿，书写皇榜，广召天下有才之人。

皇榜挂出午朝门，诸州各府总知闻。

当今天子开南考，好将纸笔跳龙门。
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十三省里召书生。

皇榜一挂，天下黎民百姓总晓得。陈梓春听到安童一说就和先生商议，“先生呀！今逢大比之年，皇上开考，学生准备前去应试，你看如何？”先生说：“好格！你文才高广，机会不可多得，不过你要禀告父母双亲，得到他们的许可，才能去得。”

梓春听见这一声，一点不错半毫分。

一直来到高厅上，拜见父母二双亲。

陈梓春来到高厅，深深一礼，父母双亲在上，孩儿听到皇上开考，打算进京应试，特来禀告父母得知。陈百万夫妇二人一听，心中高兴，“儿呀！好格，这也是替祖争光，不过你要作两手打算，考得中，荣宗耀祖，考不中，也不要紧，我家不要愁没饭吃。孩儿哦！

父母生你人一个，你是陈家后代根。

有官无官要回家转，不可流落在皇城。”

“父母双亲哎！这我晓得。”这遭陈良夫妇，连忙到东厨、家主菩萨面前，烧香点烛，祷告一番。

“东厨司命灶王神，天天坐在灶堂门。

家堂圣众列位神，一家之主你为尊。

保佑梓春考得中，大香大烛谢神明。”

陈梓春又对三代宗亲、祖宗亡人祷告一番说：“三代宗亲哎，你们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呀！有灵有感，保佑我

京都城中考得中，多做斋醮荐亡灵。”

父母双亲说：“孩儿呀！你进京赶考，一路之中要多加小心。

未到将晚先投宿，日高三丈再动身。

多年饭店要少住，多年古庙要少登。

多年饭店出贼子，多年古庙有妖精。

遇到少者莫谈话，遇见老者问路程。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不怕虎狼当头坐，君子旁边有小人。”

梓春说：“父母双亲，你们放心，孩儿一一牢记。”

高厅拜别双父母，书房拜别老先生。
拜别东邻和西舍，带了盘费就动身。
小小包袱打一个，安童作伴紧随身。
路上行程几天整，远远望见帝王城。
远望城头如锯口，近看瓦片赛龙鳞。
凤阁龙楼生祥瑞，佛殿灵光结彩云。
来到皇城天色晚，要寻客店好安身。

陈梓春来到张都司饭店门口，只见一位饭店伙计，手提一盏灯笼，撑了店门口叫喊：

哪位考官上皇城，到我上房蹲一蹲。
银子只要三两三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
稳中头名状元身。
哪里生意买卖人，到我中等房间蹲一蹲。
银子只要二两二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
一本万利转家门。
哪位种田之人上皇城，到我家下房蹲一蹲。
银子只要一两一钱整，来我店堂住一宿。
明年五谷好收成。

陈梓春说：“老板，我只要住格中等房间。”“哎呀！客官，看你格样子，像是来赶考格吧？”“不错，是来应试格。”“哎！客官，你真做人家。”

自古勤俭能富贵，从来节约最光荣。

“小先生，你虽然只要住二等房间，我家这二等房间也不丑哇！

中等房间住一宿，定中头名状元身。”

梓春听到吉兆话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
陈梓春走进店门，伙计安排好铺位，然后送来夜膳点心，掌好灯烛。梓春坐在灯下，用心温习功课，准备迎接考试。

一夜五更不曾睡，攻读文章到天明。

第三天，陈梓春刚刚用过早膳点心。

只听考场锣声响，收拾笔墨进场门。
头场上面守得紧，二场更加查得清。
不是考场规矩重，恐怕夹带有坏人。

陈梓春进场，慢走了一步，哪晓大门一关，不得进去。这个时候，魁星楼上格香案，来杠直摇直摆，监考格宗师大人一想：莫非还有考生不曾入场。连忙又叫守门官，将大门开启，旗牌官手提京锣，沿街叫喊：喂！果有考生不曾入场格？快快进去呀！

今天不把考场进，错过一时要等三春。

陈梓春一进考场，魁星楼上格香案，一点不动，宗师大人想，其中必有原故。

二月初三头场进，百花日子二场临。
二月十八三场毕，个个总想跳龙门。

考生三百个，到好格当中拣好格。好格对上搭，丑格对下削。三千当中拣三百，三百当中拣三十，三十当中拣三篇。这三篇文章，宗师大人难分高下，奏与万岁得知。万岁吩咐设

起香案，焚起广南真香，点起通宵蜡烛，万岁将这三篇文章，放在六角金盘里操了三操，拌了三拌，然后又对苍天，祷告一番。“苍天菩萨啊！

寡人有福登天下，取到状元是忠臣。
寡人无福登天下，取到状元是奸臣。”
一炷香，来焚起，风调雨顺，
二炷香，来焚起，国泰民安。
三炷香，来焚起，君皇有道，
取状元，是忠臣，赤胆忠心。

万岁用御筷一拌，拈起来一看，

榜眼出在河南府，探花出在内京城。
状元不是别一个，中州府里陈梓春。

万岁只知其名，不认其人，连忙把新科状元召到金殿。陈梓春上殿，二十四拜，山呼九叩，口称：“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微臣有礼拜见！”万岁一看，龙心大喜，只见陈梓春顶平额阔，两耳垂肩，两手过膝，虎背熊腰，一表人才。

顶平额阔天仓满，两耳垂肩是贵人。
鼻正口方是良相，虎背熊腰是忠臣。
也是寡人洪福大，朝中出到大贤人。
当今皇皇重封赠，头名状元职不轻。
赐你蟒袍和玉带，两朵金花插顶门。
赐你三杯皇封酒，三尺红纱披背心。
敕赐銮驾人和马，游街三日看皇城。
赐你一匹银鬃马，尚方宝剑赐一根。
路上有人来闯道，先斩后奏不容情。
状元得到皇圣旨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
状元游皇城，銮驾紧随身。
人问谁家子，就是陈梓春。

白马紫金鞍，骑出万人观。
要问哪一个，读书中状元。

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。
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

少小须勤学，文章可立身。
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

年少初登第，京都得意回。
禹门三级浪，平地一声雷。

清官明如镜，龙门昼夜开。
家无读书子，状元哪里来。

状元骑马游皇城,看见落榜才子泪纷纷。

众位:底高叫落榜才子?就是进京来考,不曾得中格人。他们见到状元游皇城威风凛凛,自己好不伤心!说:“状元大人呀!

我们千山万水来取功名,未曾考中果伤心。

银子用了多多少,哪有面目转家门。

一来对不起双父母,二来对不起老先生。”

状元骑在马上,说:“众位年兄年弟呀!

劝你们不要哭嚎啕,枉到京都走一遭。

只怕绳短水难取,哪怕龙门万丈高。”

不表状元看皇城,再表天子坐龙廷。

逍遥皇不曾生到太子,只生了一位公主,名叫宝莲。万岁一日端坐龙廷,闷闷不乐。

假如有个驾崩日,没得传宗接位人。

六部朝臣说:“万岁,朝中虽然没得太子,还有宝莲公主哩,只要招赘驸马,就好传宗接位格。

有假儿来没假孙,三头二年抱外甥。

自古女婿算半子,好做传宗接位人。”

万岁一听,老能相信,新科状元陈梓春,文才高广,人品出众,到不如将他招为驸马。连忙吩咐东宫,高搭彩楼台,敕赐宝莲公主,彩球匣子一个。这遭宝莲公主连忙梳妆打扮,换好衣裳。

公主连忙来打扮,浑身上下换衣襟。

衣服穿了簇簇新,好到宫中去招亲。

公主来到彩楼台,焚香点烛祷告一番。“苍天菩萨啊!

若有小女姻缘份,彩球打中状元身。

如果没得姻缘份,彩球脱落地埃尘。”

陈梓春初到皇城,看看四面格景致,实在好看得很,抬头看见彩楼台,上头挂灯结彩,底下人山人海。陈梓春身骑银鬃白马,走彩楼下经过。

公主将球抛下去,刚刚打中状元身。

彩球对下一忒,齐巧对陈梓春身上一得,他心里一吓,顺手一拂,彩球对地下一忒。

彩球抛到街心里,气坏公主一个人。

梓春打马朝前走,全然不理半毫分。

公主恼羞成怒,二目抛珠,带领宫娥彩女,快步来到金銮殿,奏上一本,说:“父皇哦,

你说新科状元好,礼体不懂半毫分。

我用彩球对他身上一得,齐巧对他胸口一忒!

可恨状元不懂礼,笑坏来往许多人。

果是嫌你江山小,还是嫌我不端正。

不招驸马该何罪,违背圣命罪不轻。”

万岁一听,龙心大怒,“这还了得。”忙召新科状元入朝,待我寡人问问明白!一道圣旨,陈梓春来到金銮殿。万岁说:“陈爱卿,我寡人赐你招为东床驸马,你却拂落彩球,是何道理?

果是嫌我江山小,还是公主不称心。

不招驸马非小可,违抗圣命罪不轻。”

陈梓春说:“万岁,不是微臣不肯招为驸马,更不是嫌弃万岁的万里江山和金枝玉叶的

公主，只因微臣，曾在龙宫招为驸马，而且有三位妻房。”

已在龙宫招驸马，再行招亲罪不轻。

万岁一听，一点不信，“你一个凡夫俗子，怎会招到龙宫里，成为驸马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，犯有欺君之罪。”万岁天子龙心大怒，拍案高声，吩咐值殿将军，将犯法格陈梓春，

推出午门一刀分两断，容情没得半毫分。

六部朝臣，连忙奏本，“万岁息怒要紧，新科状元，可能年幼无知，刚刚得中，就被判斩，这恐于情于理不符，伏望万岁恕罪！”万岁说：“既然你们求饶，死罪可免！文臣改为武职，到边关沙陀国去镇守。”派了一千名老弱残兵随身护卫。

陈梓春听见这一声，根根汗毛竖林林。

双膝跪在金銮殿，谢谢万岁不杀恩。

这遭陈梓春遵照万岁格旨意，带领一批老弱残兵到沙陀国去上任。

老弱残兵随身带，也算领兵督帅人。

长枪一人拿不动，总要二人抬一根。

兵器锈到不能用，跌跌爬爬往前行。

朝行夜宿几个月，沙陀国到面前呈。

陈梓春来到沙陀国，走进衙门一看，没得台凳桌椅，更吃不到一粒大米。坐的是土台土凳，吃的是高粱芦稷当顿。陈梓春吩咐将安民告示一挂，叫黎民百姓不要怕！老百姓说：“阿弥陀佛！清官大人来了，我们好去伸冤理枉了。”

东门抢了绸线店，西门抢了小钱庄。

南门抢拉百货栈，北门抢拉大典当。

四面八方来报抢劫案，陈梓春向老百姓一问，这沙陀国有个吉祝尼高山，山上有个强盗头子，名叫刘虎，在此山落草为寇，打劫为生，聚集喽啰三千，黑布裹头，有刀有枪，霸占一方，自称为王！

有人从此山下过，总要丢下买路银。

没得银子来买路，千个残生活不成。

陈梓春忙出告示，叫黎民百姓，组织自卫，大家联合起来，十家为一小组，百家为一大团。有刀用刀，有枪用枪，钉耙、耙子、木头棍子，总好打强盗格！

太阳将落关门户，日高三丈再出门。

路上一人不好走，三五成群一同行。

听到哪里强盗抢，四面敲锣不绝声。

钉耙锄头无其数，黎民百姓一条心。

这遭东庄上人学武，西庄上人练兵，南庄上人一呼喊，北庄上人就敲锣，喽啰吓得不敢下山抢劫。

黎民百姓一条心，一时地方保太平。

那一天，刘虎端坐高山，问众喽啰，“这几天怎没得金银米麦上山来格？”喽啰说：“大王哎！新调来一个新科状元，名叫陈梓春，他叫黎民百姓严密防守，所以抢不到金银米麦上山。”刘虎一听，大发雷霆，“这还了得！”连忙写封讨书：限三天之内，送上黄金财宝，到我山寨！

要送白米三千石，要送黄金五百斤。

要送美女五百个，如少一点命难存。

三天之内来送到，万事全休不理论。

三天之内不送到，叫你狗官做不成。

陈梓春接到讨书一看,心中大怒,“你这无耻的强盗,竟敢如此大胆。我是一国忠臣,岂可降屈与你。

宁可钢刀头上漫,要我投降万不能。

我是忠臣不怕死,怕死岂可算忠臣。”

一笔五六天,刘虎不见有金银米麦送上山寨,随即吩咐众喽啰,各拿刀枪,赶到陈梓春的衙门,一场厮杀,交锋对垒,混战一场!众位,陈梓春手下全是老弱残兵,哪能抵敌得过?这遭见一个杀一个,见两个杀一双。可怜啊!

一千残兵都杀死,片甲不留半毫分。

杀进衙门,将陈梓春一绑,抬到高山。刘虎说:“陈梓春,陈梓春!见我大王怎不下跪?”陈梓春说:“呸!你这无耻的强盗,你应该向我下跪!只有投奔中原,才是出路。

等到万岁发王兵,剿灭你山寨命难存。”

刘虎一听了不得,拍案高声骂梓春。

吩咐绑上将军柱,取他心肝下酒吞。

众喽啰说:“大王,不能如此!陈梓春毕竟是奉皇命来格,如果将他杀死,等万岁晓得,发起千军万马,来剿灭我山寨,如何是好?”刘虎说:“依你们怎说?”“大王,不如将陈梓春打入迷魂洞受苦。”刘虎说:“迷魂洞中妇女众多,陈梓春年纪又轻,要起淫欲之心。”“格不要紧,用猪鬃把他格眼睛穿起来,等他双目失明,看不见天光日色,他就没得淫欲之心格。”

梓春坐进迷魂洞,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“罢了哦,总说做官有好处,不如乡下种田人。

父母双亲哎,你们在家不晓得,孩儿没命转家门。

我今死在迷魂洞,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

父母双亲啊!譬如当初未养我,报不到父母养育恩。”

陈梓春坐在迷魂洞里,吃的是山缝里长格青草,喝的是石头缝里滴下来格泉水。陈梓春耳听樵楼,鼓打一更,哭到一更,鼓打二更,哭到二更……

陈梓春听到更鼓响,他在洞中哭五更。

一更里,正黄昏,梓春落难在迷魂。

上天又无路,入地又无门。

自杀又无刀,上吊又无绳。

我的天,阿弥陀佛,怎就弄到这功程。

二更里,好心焦,人家总说读书好。

坐在迷魂洞,受苦真难熬。

我的天,阿弥陀佛,,纵然有命也没得毛。

三更里,半夜深,总想做官受皇恩。

千万想不到,今日坐迷魂。

我的天,阿弥陀佛,没得性命转家门。

四更里,冷凄凄,身上寒冷腹中饥。

家中不晓得,无人来送衣。

我的天,阿弥陀佛,没得性命到鸡啼。

五更里,放白豪,眼睛哭得赛葡萄。

思想家中事,父母一齐抛。

我的天,阿弥陀佛,果有性命到明朝?

一夜哭到天明亮,更更啼哭好伤心。

不表梓春身受苦，再表三元办修行。

三元在云台仙山，修行已有八载。那一天，虚无老祖到南天门做蟠桃圣会，钥匙漏了家里，不曾带走。三元一见说：“我们来了八年，还不曾到后面房子里去过哩！今朝凑师父不来家，我们到开开来望望看。”上元说：“不好哇！师父家来要骂呱！”小弟兄两个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只要不卵惹厌。”这遭拿头一重门一开，里头一堂灶，蒸笼里格热汽对外冒，掀开来一看，里面有面做格龙，面做格虎。“哇！师父到外头吃好格，家里还有好格。不要问他，我们就吃它下去！”这遭弟兄三个，分分就吃！

掀开蒸笼喷喷香，吃到嘴里蜜能甜。

拿第二重门开过来一望，里面是一座白玉池，一池清水，滚热荡荡。三元说：“我们来了八年，还不曾洗澡哩，今朝洗他格惬意。”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浑身舒服长精神。

再拿第三重门开过来一看，里面是笙箫管笛，各种乐器。“哇！师父拿这些乐器囤了堂，也不教我们学得吹吹。”这遭拿起来就吹，哪晓这个乐器，不好随便吹呱！

笙箫管笛鸣一鸣，满天星斗总来临。

虚无老祖一听，哎呀，“不好，我家贤徒来家惹厌，我要赶紧回去。”

虚无老祖驾祥云，云台仙山面前呈。

虚无老祖说：“贤徒啊！你们来家惹厌格喂？”“师父哎，我们不曾惹厌。”“还不曾惹厌！果曾开后头家门？”“开了。”“看见底高格？”“有面做格龙和虎。”“上哪去够？”“把我们吃啦得。”“二重门里看见底高？”“有清泉白玉池。”“你们怎弄格？”“洗了一个澡。”“第三重门呢？”“里面有笙箫管笛。”“果曾吹？”“吹了。”“贤徒哎！你们这遭好了。吃了面龙面虎，有九牛二虎之力，洗了澡，就脱了凡胎，吹过笙箫管笛，就能呼风唤雨，降龙伏虎，拿妖捉怪。”三元一听，不大相信，看见前山有一只猛虎，三元用手一指，“你不要动”，老虎对杠一撑哼也不哼。三元看见南天门有条乌龙来杠戏水，用手一指，“不要走”，乌龙对杠一挂，“说声走”，龙就直游。

呼风就有风来起，唤雨就有雨来淋。

降龙伏虎了不得，喝道一声鬼神惊。

能伏南山虎，捉得北海龙。

攀到天边月，点着水底灯。

三元说：“师父啊！我们要家去了。

一日离家一日想，犹如孤雁落荒田。

虽然此处风光好，一片真心在思乡。”

虚无老祖说：“贤徒哎！你们既然思量到家去，我就等你们回去，好寻访你家父亲。”

弟兄三个下山林，拜别师父就动身。

一路行程不耽搁，龙宫早到面前呈。

三元走进龙宫，拜见外公龙王，拜见外婆龙母，又到上房拜见母亲。公主说：“孩儿呀！你们不在师父身边修仙学道，家来做底高？”三元说：“亲娘哎！我们已经学道圆满，师父叫我们家来去寻访父亲格。”“哎呀，孩儿呀！你们就是面碰面，也不认得！”“那不要紧，母亲和我们一同去。”“孩儿呀！我们女流之辈，鞋尖脚小，一天能跑多少？”“不要紧，我们好驮你们格。”“孩儿呀！不是十步八步，里呀半里，远路没轻担，回头驮到半路上驮不动对杠一甩。”

前不靠户后不靠村，叫我们怎得转家门。

“亲娘！那不要愁，我们学道以后，现在有九牛二虎之力，何在乎驮一个亲娘呢！”

拜别龙王与龙母，驮了母亲出宫门。

弟兄三个朝前走，海水分开往前行。
水路滔滔来得快，白沙滩到面前呈。
不提三元上路走，再表太白老星君。

太白金星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三元要寻访父亲，他晓得到哪里找？这如同大海捞针。我不下凡，难上加难；我一下凡，一点不难，等我去告诉他，他就容易寻到格。

太白金星下凡尘，变作凡间一老人。

老人手提一只苗篮，来河边头斫草，弟兄三个走到杠，脚底下一绊，苗篮对河里一甩。老人说：“道童，你们跑路要干啥做底高？我格篮子忒河里去格，哨点帮我捞上来！”三元连忙打招呼：“哎呀！老人哎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来帮你捞起来！只因寻父心切，所以走得莽撞。”“哇！你父亲叫底高名字？住哪里？说把我听听看！”三元说：“公公哎！

我父家住中州府，灵台县里聚贤村。
祖父本是陈百万，父亲名叫陈梓春。
父亲招在我家门，回家已经十六春。
生死存亡不晓得，音讯不通到如今。”

老者说：“道童哎！提起陈梓春，他就住我家前埭上。”“哎呀！老公公，既则不远，你晓他现在来哪里？”

老者不免将言说，道童今且听原因。
你家祖父祖母早去世，万贯家财化灰尘。
如果提到你父亲，周围团转总知闻。
当今皇皇开南考，他到朝中取功名。

你家父亲文才高广，考取了头名状元，只因万岁没有太子，只有一位公主，万岁见你父亲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就想将他招为驸马，哪晓你父不肯，拿彩球撂了对街上一滚，宝莲公主奏了一本。

万岁一见龙心怒，违抗圣命罪不轻。
文官削做武官职，沙陀国里遇魔兵。
他被刘虎来捉住，迷魂洞里受苦辛。
母子六人来听见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老者说：“道童，不必啼哭，要救你家父亲，并不难，你们果有法术随身？皇家金井里，有一个妖怪，如果你们拿捉得住，向万岁借到官兵，剿灭吉祝尼高山上格强盗，就可以救你家父亲格。”

三元听见这一声，心中欢喜八九分。
提到拿捉妖魔怪，师父教我法术深。
拜别老人朝前走，一心要奔帝王城。

再表太白金星，一阵仙风，来到龙宫。龙王连忙迎接，“老金星到此，有何贵干？”“哦！我来路上，遇到你家女儿和外甥，他们寻访陈梓春。我说陈梓春，现在来沙陀国迷魂洞里，要救他，要有官兵。到哪里有官兵呢？我就说了一个谎，我说‘万岁家金井里有个妖怪，你们只要能捉住它，就可借到官兵，也就可以救到你家父亲格。’所以我来，是向你借一个妖精格！”龙王说：“有哇！我堂有个癞团鱼精，能发水万丈，借把你。”

金星带了妖精走，御园金井面前呈。

太白金星拿癞团鱼精对金井里一放，说：“妖精哎！别人来，你不要降服，等三元来了，你就降伏与他。”

太白金星归空去，妖精在此乱胡行。

癩团鱼精登在王宫御园格金井里，只要嘴一呶，冒出一团火，眼睛一眨，水甩到半天，妖精一跑，金殿来杠直摇。

宫娥彩女忙通报，报与万岁得知闻。

当今皇皇多害怕，文武百官个个惊。

罢了：

果是寡人该倒运，金井里出了怪妖精。

万岁天子吩咐撞钟击鼓，召集满朝文武，说：“众爱卿，我御园金井里，出了个妖怪，发水万丈，扰乱龙廷，你们哪位文臣武将，能够拿捉住它？

哪个能够捉妖精，加官进爵赠金银。”

文武百官无人应，总像泥塑木雕人。

六部朝臣合奏一本，说：“万岁呀，我们文官管兴邦，武官保社稷，拿妖捉怪格事体，配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管格，他吃皇上格俸禄，是专门拿妖捉怪格，此日不用，等待何时？”

万岁听见这一声，忙召天师入朝门。

圣旨到了龙虎山，张天师拜读以后，带了照妖镜、法衣、降魔宝剑等物，连忙赶进皇城！

天师奉皇命，路上急促行。

为了拿妖事，连夜赶进京。

张天师来到金殿，山呼九叩，二十四拜，朝见我主万岁。万岁说：“爱卿，我寡人金井里出了个妖怪，它能吐水、吐火，赖堂不走，召你非为别事，只要除此妖怪！

爱卿捉住妖怪精，重赏官职赠金银。”

张天师说：“万岁，你尽管放心！

提到拿妖并捉怪，是我看家旧营生。”

“爱卿，要用哪些东西？”“万岁，重要东西我总带了，只要备朱砂三钱，黄钱三张，净水一盅，净笔一支。”万岁吩咐内侍臣，连忙备好。

天师就在前头走，六部朝臣后头跟。

一直来到金井上，步罡踏斗捉妖精。

张天师用照妖镜一照，“哦！原来是癩团鱼精，这妖精是东海龙宫里格，蛮厉害呱！恐怕上来要伤人，你们离远点！”六部朝臣，个个胆颤心惊，离上老远！张天师挥舞降魔宝剑，步罡踏斗，画符念咒。妖精见张天师一到，哈哈大笑，它朝井底下一陷，陷下去十丈，随你画符念咒，它对烂泥肚里一皱，也挨不到它！

一道符法化下去，井中水波总不生。

二道符法来化下，妖精不见半毫分。

三道符法化下去，稳风静浪总太平。

张天师一看，欢喜不过，连忙奏与万岁，“万岁呀！这个妖精捉不住，抓不到，它已经走了！”万岁一听，喜之不尽！

天师离开午朝门，威风凛凛转回程。

真人仍归山上去，癩团鱼精又来临。

张天师一走，癩团鱼精发火，“你不要想捉得住我！”

火光冲天了不得，发水万丈怕煞人。

金銮宝殿摇摇头，万岁哪敢坐龙廷。

这妖精一到，万岁急得发躁，这张天师符咒不灵，来堂骗人！执指一指，“你这大胆的天师，你竟敢诓骗圣上，欺君盗功！

小小妖精捉不住，枉吃俸禄到如今。”

随时用诏文一道,将张天师召入午朝。

问成欺君盗功罪,押入天牢做罪人。

六部朝臣,合奏一本,说:“万岁呀!这妖怪莫非特别厉害,连张天师总捉不住它,只有张挂皇榜,广召天下拿妖捉怪格人,不论你捐枪打鸟,拾柴划草,本事只要好!”

不论僧尼并道俗,哪管挑葱卖菜人。

男到七岁封官职,女到十岁受皇恩。

有人捉住此妖怪,重赏官职赠金银。

不表皇榜来张挂,再表揭榜是何人。

下文说到三元他母子六人来到皇城,三元把母亲安排住到招商客店。他兄弟三人,来到午朝门口,一张皇榜看到底,伸手就要梯。看榜将军一看,哈哈大笑,哈……“你这小道童,胆子倒不小!你果晓得,这是底高地方?这里不是大户人家格前门,小户人家格篱门,这里是皇皇午朝门,不好随便走进踱出呀!”

午朝门口生死路,入门有路出无门。

你不要无事端端来惹祸,飞蛾投火自烧身。

张天师尚且无办法,你有何法术捉妖精。

三元说:“将军哎!你不要替我愁。

小道若无高妙手,怎敢揭榜入朝门?

提到拿捉妖魔精,我们本是旧营生。”

看榜将军来到金殿,奏与万岁得知,“午朝门外,有三个小小道童,口口声声说他们能够拿妖捉怪。”万岁说:“召他们入朝。”

三元来到金銮殿,二十四拜见当今。

万岁说:“小道童,我寡人金井里有一个妖怪,口能吐火,身能发水,你们如果能拿捉得住,寡人重重封赠你们。”

三元说:“万岁胆放宽心!

不是小道夸大口,有我们一到定太平。”

“道童哎!要用哪些东西?”三元说:“东西不多,只要用朱砂三钱、黄钱三张、净笔一支、黑狗血一盅、净水一杯。”万岁叫内侍臣,立刻备好!

九卿四相前领路,万岁天子后头跟。

三位道童朝前走,宫娥彩女紧随身。

一直来到金井身边,上元念动真言咒语,中元画起捉怪灵符,下元步罡踏斗。

一道符法来化下,井水不动半毫分。

二道符咒来念起,癩团鱼精现原形。

三道符法来化下,妖精提到手中心。

三元将妖精捉到手里一看,只见它有头无尾,像赛格恶鬼,四脚不动,只是张嘴。万岁一见龙心大怒,吩咐武士将军,将妖精放在石板之上用尚方宝剑——

一剑分两断,斩成万断化灰尘。

三元说:“万岁,此妖精乃龙宫之物,万万不可斩杀!

你将妖精来斩死,东海龙王得知闻。

发水淹没金銮殿,铁打龙廷坐不成。”

“那依你怎说?”“万岁,要请僧道,拜三天大忏,然后用车将妖精送到东洋大海。”

妖精送到东洋海,还到龙宫去安身。

万岁说:“道童,你帮寡人捉掉妖精,除一大害,我应重重封赠与你。

你要做文官封为宰相职，要做武官封你边关做总兵。”

三元说：“万岁天子呀，

我们是修行出家人，不愿为官坐衙门。

极乐宫中多快乐，更比皇宫胜三分。”

“道童，你们不要官职，寡人赐你黄金珠宝，等你家去养老果好？”“万岁，我们也不要！

不要金来不要银，身边自有宝和珍。

你宝临危带不去，我有法宝紧随身。”

“又不要金银财宝，寡人赐你御宴。”“万岁呀！我们更不要：

不吃你酒来不吃茶，饥来吃饭有乌麻。

闷来自有长生酒，渴饮清泉赵州茶。”

“道童，你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叫我寡人如何谢你？”“万岁，我只要两件事。”“哪两件事？”“一，天下大赦。

监牢罪人减三等，钱粮国课减三分。

牢中张天师也释放，原官旧职受皇恩。”

“道童说得有理，我总依你。第二件是底高？”“我要借您皇上三千兵。”“借兵做底高？”“救我家父亲！”“你家父亲叫底高名字？”

“我父亲不是别一个，灵台县里陈梓春。”

万岁一听，吓啦大半条命！“哎呀！道童哎！你果晓得陈梓春现在来哪里？”“我晓得格，来沙陀国迷魂洞里哩！所以我要借王兵，就是去剿灭山寨，救出我父亲！”万岁一听，喜之不尽，道童，寡人赐你长单一纸，你到演武厅去检点兵马吧！”

三元得到皇圣旨，演武厅上点三军。

马点山东龙驹马，兵点山西御林兵。

老兵不到三十岁，少兵二八正青春。

马似龙来人似虎，总是拿龙捉虎人。

会用刀来刀一把，会用枪来枪一根。

枪似南山初出笋，刀如北海浪千层。

三元接下去，点起探信官、旗牌官、解粮官、押阵官……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又点起长刀手、短刀手、钢枪手、捆绑手、弓箭手，再点一龙旗、二凤旗、飞虎旗、百脚旗、帅字旗、十面大堂旗……万岁天子吩咐武士将军到午朝门升起它格——

格楞登三个狼烟台，三元威风凛凛出朝门。

三元出朝门，兵马紧随身。

带母一同走，只为救父亲。

长枪夹短枪，盾牌共鸟枪。

金锣和战鼓，人马闹喧天。

号筒好像老牛叫，放炮如同响雷阵。

乌鸦不过枪头上，蛇也难钻马蹄跟。

路上行军不必表，沙陀国到面前呈。

三元带了三千兵马，来到沙陀国，安营扎寨，埋锅造饭，三元写了战书一封，派兵送到吉祝尼高山！刘虎一看，吓得浑身放汗，“不好！皇上确实发下官兵来剿灭我山寨了！事到如今，只有决一死战，不知是哪位元帅领兵，武艺如何？我一人拼命，能当万夫之勇！”

嘴喊不怕真不怕，心中乃怯二三分。

战书上约定第二天巳时开战！刘虎当夜放出去格探马来报，说领兵格原是三位小道童，刘虎一听哈哈大笑……

中原确实无能将，个个送来当点心。

这时刘虎一点不怕！吩咐三千喽啰，穿上盔衣盔甲，黑漆抹塌，就赛锅底菩萨！各执刀枪剑戟，上战场交锋对垒！三元弟兄三个，各骑一匹龙飞豹马，上元执大刀，中元执长枪，下元执铜槌。刘虎手提蛟龙刀一把，来到两军阵前。三元说：“刘虎强盗，你藐视我中原帝国，抢劫民财，扰乱我边疆，罪大恶极，快快下马，束手就擒，饶你一条狗命！”刘虎仰天大笑，“哈……小小道童，竟敢口出狂言，快拿心肝来把我搭酒。”

双方对阵来相骂，激怒之下动刀兵。

你一刀来我一枪，刀刀不饶半毫分。

刀对刀来叮咣响，枪对枪来滴答声。

有三元，对上杀，雪花盖顶，

贼刘虎，对下杀，古树盘根。

众官兵，对前杀，怀中抱子，

小喽啰，对后杀，雪里拖枪。

杀得天昏地又暗，杀得日月不分明。

一回两合无胜败，三回四合没输赢。

五六十回合，也没输来也没赢。

三元说：“哥哥，刘虎武艺确然不丑，我们是仙家，尚且还难以取胜，要是一般武将，谁能抵敌得过？我们须请天兵天将下凡，助我一阵。”

三元念动真言咒，天兵天将下凡尘。

飞沙走石张四姐，撒豆成兵薛金莲。

哪吒太子乾坤剑，二郎能神动刀枪。

块块石头箩口大，黄沙飞得不见天。

千万块黄石来打下，个个魔兵喊苍天。

三千喽啰都打死，刘虎被刺命归阴。

三元说：“这强盗窝，要它有何用处，不要等旁的坏人再来落草为寇，不如一了百清。”

放起南方丙丁火，山寨上房屋化灰尘。

三元带众兵搜山，在山洞里捉到一个魔兵，是烧饭格。三元说：“魔贼！此处果有一个叫陈梓春的人？”“大人哎！有格。”“来哪里？”“来迷魂洞里！”“洞来哪里？”“我带你去哎！”

魔兵就在前头走，三元母子后头跟。

横一弯，竖一弯，走到一个山洞门口，洞口是生铁浇格，实在重，推总推不动，魔兵跑去一拉，门倒开过来了。三元一想喊他底高？叫父亲吧，他又不认得我们，喊他格名字吧，又是不孝行为。

高喊三声生身父，低喊三声陈梓春。

这迷魂洞里有多少女子，总是把刘虎掳掠得来遭奸淫格人。他们听到有人喊，就说呱：“状元大人哎！外头有人喊你哩！”陈梓春其实也听见格，他想呀：叫我父亲，我没得儿子，叫我名字，这里没得亲戚朋友。这遭慢慢摸到洞口，说：“哪个喊我哎？不要认错人呀！”三位公主一看，认得格，只好说年纪变大了，作得不成格模样！跑去一把抱住得，放声大哭。“相公啊！”

相隔多年不曾见，竟然好象两个人。

头发结成连丝饼，眼落骷髅半寸深。
十指如同枯柴棒，肋骨果像纸糊窗。
相公哦！苍天不负有心人，有缘人遇有缘人。
今朝夫妻来相会，如同枯木又逢春。”

三元说：“父亲爹爹，我们是来救你呱！”陈梓春说：“哎呀，我又没得格男女，你们不要认错了人呀！”公主说：“相公哎！

你果记得龙宫事，谁知一去不回程。
招我龙宫五宿整，生下他弟兄三个人。”

陈梓春一听，一点不错。公主：“相公，你格眼睛为底高不睁？”“哎呀！贤妻哎！是刘虎格强盗，叫人弄猪鬃替我穿起来格。”这遭三元用苗刀轻轻将猪鬃一根根割断，哪晓得还是不好睁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眼睛变瞎得，他弟兄三个就用嘴舔。

孝心感动天和地，眼光菩萨下凡尘。
三元替父舔眼睛，当时二目放光明。
三元收兵回朝转，那肯耽搁片时辰。
路上言语省一省，到了皇皇紫禁城。

三元来到金殿交旨，兵马仍归军营。三元说：“万岁，刘虎已被我们杀死，三千喽啰全被剿灭，山中敌巢皆被焚烧，如今边关太平，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我带去的兵马，仍然交与万岁。我父亲已从迷魂洞中救出。”万岁一听，十分感动，连忙从龙椅上走下来，搀住陈梓春格手。“爱卿啊！

怪我怪我总怪我，怪我孤家一个人。
怪我当初无道理，爱卿受苦海能深。
寡人今朝重封赠，头名状元职不轻。”

陈梓春说：“万岁，我已看破红尘，不愿为官受禄，如果不是我家三元学道，万岁又借王兵，我永远也不得出迷魂洞呀！

我今不要官来做，情愿吃素办修行。”

万岁说：“爱卿啊，你既然决心修行办道，家中又没得房屋，我寡人发下帑银，到中州府灵台县为你造一幢忠孝节义寺，等你满家人等好修行办道。”

合门家眷修办道，昼夜加工诵经文。
天天诵到黄昏后，夜夜诵读到深更。

朝也佛，夜也佛，时时念佛，
行也佛，坐也佛，佛不离身。
哪一天，不诵到，黄昏以后，
哪一夜，不诵到，半夜三更。

修行一载又一载，修过一春又一春。
苦苦修行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玉主吩咐太白金星下凡，替他一门脱过凡胎。

归去来兮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脱了凡胎换仙胎，逍遥自在上天台。

满家人等脱过凡胎，来到御宰台前，玉主重重封赠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，文昌帝君职不轻。

封他弟兄人三个,三官大帝受香烟。

封他妻子人三个,三位总是正夫人。

玉清宫里常赴会,云台仙山去安身。

众位:当初人没得盐吃,总吃淡格。文曲星见玉主面前有一盆御盐,就到下抓了一把,准备带下凡,等东土黎民百姓吃得五味调和。哪晓玉主见到盐少了得就问:“才见哪个抓我格盐格?”左右慧望星说:“是文曲星抓格!”玉主打发白鹤童子追。三元说:“父亲哎!你果曾抓?”“抓了!”“哨点掙啦得!”文曲星随手对凡间一掙!

南一掙来北一弹,留下三十六盐场。

文曲星被白鹤童子带到御宰台前,玉主说:“文曲星,你果曾抓我格御盐?”“不曾啊?手伸出来把我望望看?”一望,手是湿格,手指甲缝里还有细盐,至到如今,抓盐格手,总归于掙不干净。玉主发怒,吩咐斩掉文曲星君。白鹤童子帮了求情,“玉主哎!不好斩掉文曲星呱!

倘若斩掉文曲星,东土没有识字人。”

玉主说:“不斩也可以,抓盐格右手,不准出袖!”所以直到如今,梓潼菩萨格右手,总是拢在衣袖管里格。文曲星说:“玉主,我没得右手,怎好批卷子哩?”玉主说:“不要紧,我打发朱衣、魁星跟你一同下凡。

朱衣替你捧卷子,魁星执笔点头名。”

文昌帝君一家来云台仙山,登山显圣,他托兆与逍遥帝主,说:“玉主封过,凡皇不封,不能受其香火。”这遭万岁天子设起香案,重重封赠:

万岁天子重封赠,梓潼大帝受香烟。

封他妻子人三个,三位总是正夫人。

封他弟兄人三个,三官大帝受香烟。

万岁发下帑银到各州各府,起造文昌寺或叫文昌宫,也起魁星楼或魁星阁,又起三官殿。

塑起他合家金容相,坐北朝南受香烟。

天宫打发才子下界,编写起《梓潼忏》,《三官经》,也有《梓潼宝卷》,善人可以唸经、拜忏,也可以做龙华盛会,宣讲《梓潼花灯宝卷》,善人帮念阿弥陀佛,功德无量。天宫又打发丹青手,誊录师,裱画匠下凡。

一张白纸四角方,五颜六色对上装。

巧手画起金容相,设供坛内做经堂。

《梓潼宝卷》讲到此处,可算有头有尾。《诗三百》,一言以蔽之曰:思无邪!

经到头来卷到头,劝善弟子请卷收。

看库童子来落锁,功德交与主人收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,斋主会友清香烧。

清香烧来木香烧,更比随常有功劳。

宝卷看完成,礼拜佛世尊。

佛前求忏悔,罪孽化灰尘。

红烛分左右,真香透天堂。

佛老爷呵呵笑,福禄寿喜总成双。

宝卷看完收起来,斋主家高挂太平牌。

太平牌上七个字,赐禄延寿又消灾。

东风洋洋进门来，调过南风又招财。

西风吹散蟠桃会，北风荡散万年灾。

会上姻缘三世佛，文殊普贤观自在。

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
一去再不来，端坐九莲台。弥陀相对坐，万古伴如来。善人帮和佛，家去总发财。阿弥陀佛，圆满功德！

王国良 搜集整理